

无西域 不成国史

一部中国人在西域的千年历程史

西域

不只是传说

之四

五龙夺珠

瀚海箫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西域

不只是传说

之四

五龙夺珠

瀚海箫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域不只是传说之四五龙夺珠/瀚海箫声著. —北京:
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113-1662-2

I. ①西… II. ①瀚… III. ①西域-地方史-汉代-通俗读物 IV. ①K294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0348 号

● 西域不只是传说之四五龙夺珠

策 划/千喜鹤文化

作 者/瀚海箫声

责任编辑/赵姣娇

特约编辑/张秀琴

装帧设计/视觉共振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16.75 字数/310 千字

印 刷/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662-2

定 价/25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 辑 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 行 部: (010) 64446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第壹章 吐鲁番的葡萄... 1

- ◎ 天无绝人之路 ◎ 庙算多者胜 ◎ 定计高昌
- ◎ 火焰山下的乱战 ◎ 请神容易送神难 ◎ 仇池事变
- ◎ 司马楚之 ◎ 一只驴耳朵的传奇 ◎ 限佛 ◎ 远征吐谷浑
- ◎ 饥荒 ◎ 舍身噬虎 ◎ 危机过后是分裂

第贰章 万度归西征... 33

- ◎ 仁者无敌 ◎ 断臂曼头山 ◎ 其迹斯在
- ◎ 东女国 ◎ 一场叛乱
- ◎ 悦般来使 ◎ 进军焉耆 ◎ 逆境中的吐贺真
- ◎ 车师亡国

第叁章 第三者... 59

- ◎ 平城上空的肃杀之气 ◎ 洪扎河畔的石刻 ◎ 乱象丛生
- ◎ 萨珊波斯 ◎ 野驴国王
- ◎ 敌人太狡猾 ◎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
- ◎ 在平城的粟特人 ◎ 云冈石窟
- ◎ 忽悠你没商量 ◎ 抢钱行动 ◎ 最后的北凉

第肆章 永康之年... 91

- ◎ 殊途不同归 ◎ 迷雾中的沼泽 ◎ 波斯骗婚记
- ◎ 山高路远不太平 ◎ 角逐
- ◎ 十八岁的太上皇 ◎ 围攻 ◎ 旧梦重温 ◎ 和亲
- ◎ 高昌之变 ◎ 棒打鸳鸯的王洪轨 ◎ 北魏孝文帝

第伍章 太平年间不太平... 125

- ◎ 草原深处烽烟起 ◎ 二虎竞食 ◎ 左右互搏
- ◎ 大礼仪之争 ◎ 朝三暮四
- ◎ 三十头骡子 ◎ 风箱里的老鼠

第陆章 回家... 149

- ◎ 盘算 ◎ 风雨两茫茫 ◎ 主角 ◎ 白棘城之变
- ◎ 还是主角说了算 ◎ 求和 ◎ 意外
- ◎ 还要回家吗? ◎ 送礼也是门艺术 ◎ 一个夭折的使命

第柒章 小桥流水只在梦中... 175

- ◎ 哪儿错了 ◎ 君子报仇几年都不晚 ◎ 孤独的心
- ◎ 错位 ◎ 小桥流水只在梦中 ◎ 还是老娘的刀快
- ◎ 都是迷信惹的祸 ◎ 旧瓶装新酒 ◎ 有家不敢归
- ◎ 福祸相依 ◎ 错乱 ◎ 宋云纪行
- ◎ 狐假虎威 ◎ 最后一根稻草

第捌章 中州板荡... 207

◎ 成败萧何 ◎ 三救凉州 ◎ 魂断河阴 ◎ 光明殿前的石狮子

◎ 西边的太阳落山了 ◎ 病急乱投医

◎ 喜筵背后的角力 ◎ 再续前缘 ◎ 锦上添花 ◎ 最后的楼兰

◎ 传说中的茹茹公主 ◎ 过犹不及

◎ 撬动地球的支点

第玖章 山窝里飞出金凤凰... 241

◎ 突厥人的前生今世 ◎ 契机 ◎ 决战 ◎ 选择

◎ 走私 ◎ 从人到魔鬼的路很近

◎ 退后一步是幸福 ◎ 天空中弥漫的是自由 ◎ 青门外的空场

吐鲁番的葡萄

第壹章



天无绝人之路

西出阳关就是西域。千百年来，天山南北孕育了无数的天地精华，戈壁流沙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梦想与神奇。瀚海商路隐隐传来的阵阵驼铃，演绎着不知是谁的一生传奇；库车的巴扎带来的是无边的繁荣与喧嚣，映入眼帘的是库尔勒的香梨、伊吾的哈密瓜、吐鲁番的葡萄干和阿克苏的大杏干。更别说是阆的美玉、龟兹的香醇美酒、大宛的汗血宝马、大沙漠里的黑石油以及那烤得流油、令人垂涎欲滴的羊肉串、香喷喷的烤鱼，西域真是个好地方。

西域的确是一个好地方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用的，美不胜收，让人流连忘返，但是这一切的美好却不是谁都能享受到，也不是谁都有心情去享受的。在鄯善的沮渠无讳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伤心的人，这样一个操心的人，这样一个坐立不安的人。

沮渠无讳以及他的臣民们历尽千难万险才最终站在了鄯善的土地上。千里流沙，那就是一道鬼门关，那就是阎王殿前的小径，整整吞噬了沮渠无讳一半的人马。

心痛啊！怎么能不心痛？兵民乃立国之本，没有了民众，沮渠无讳不就成了光杆司令吗？可是到了鄯善，沮渠无讳才意识到西域虽好，但并不是处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。鄯善远不是自己梦中的伊甸园，仅仅是人生旅途的小小驿站。

鄯善，“古楼兰国也，地多沙卤，少水草，北即白龙堆路也。”

鄯善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，要养活自己这两三万人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也是数百年来，鄯善的规模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的根本原因。很多时候人是无法与自然抗衡的。

不明天人之分就是取败之道。下一步怎么走，沮渠无讳有点犹豫不定。

别说享受西域的土特产了，现在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

回家？回家是不可能了。一次穿越流沙已经让沮渠无讳刻骨铭心了。再来一次弄不好真就成了孤家寡人。况且，敦煌已经有了新主人。

沮渠无讳拖家带口地向西域逃亡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突发事件。很多人都以为沮渠无讳要在敦煌长期坚守，比如说北魏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斯人已去，留下一座空城。也就是匈奴人能下这样的狠心，这样的毅然决然。

再比如说在伊吾的西凉余脉，李宝及其舅舅唐氏兄弟。他们本想看个热闹，看看仇人沮渠家的下场。不看不知道，看了吓一跳，沮渠氏确实不同凡响。匈奴人的思维方式同汉人大不一样，这让李宝目瞪口呆。

震惊之余，更觉得好笑，李宝算是深刻理解了“狗急跳墙”这句俗语。既然你不按常理出牌，也别怪我不客气。李宝拔出令箭，断了沮渠无讳的归路。

沮渠无讳刚刚离开敦煌不久，寄居伊吾二十年的西凉余脉李宝就出现在了敦煌城头。看着空荡荡的街市，看着在晨风中瑟瑟发抖的光溜溜的旗杆，李宝感慨万分。

二十年了，物是人非，能够活着再次进入敦煌，李宝的感觉很好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只要青山在，就不怕没柴烧。现在仅仅二十年就应验了。西凉的李字大旗又要飘扬在敦煌的上空了。

李字大旗是升起来了，但却不再代表李宝梦中的西凉。梦已经醒了，李宝要率领身边这些人去追求新的生活。来之前议事厅里的一幕幕，不禁又浮现在了李宝的眼前。

二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。能够在伊吾坚持二十年，复国是这些人心中唯一的希望，是精神支柱，是那口不灭之气。得到沮渠无讳放弃敦煌西逃的消息，这些西凉遗民群情亢奋。北魏兵临河西的时候这些人就想着打打太极拳，在沮渠氏背后捅一刀，但让李宝给拦下了。

为啥？这个太极拳可不好打，弄不好会折了老本。李宝初到伊吾的时候聚集了两千余家，二十年又长起一代人，现在男男女女估计不会超过一万。李宝手上就这点人马，亏不起。可现在不行了，回家、复国，众人的心都长了草似的，不走不行了。

回家，李宝很赞成；复国，李宝有些踌躇。凭借身边的几千人就想竖起大旗、统一天下，这样的志向有点太大了。西凉的大旗一旦在敦煌举起，用不了几个月，北魏的清剿大军就会找上门来。李宝真就成了沮渠无讳的挡箭牌。

往日喧嚣随风去，今宵梦醒何处？

李宝心里想的是投靠北魏，只是不大好说出口。

当这个动议提出来之后，议事厅里一片混乱。李宝的这些兄弟义愤填膺，个个面红耳赤、吹胡子瞪眼的。不复国了？忘本了！更让李宝感到担心的是自己的舅舅唐和、唐契也是一言不发。

李宝这个动议有点伤了众人的心。在唐氏兄弟看来，复国是天经地义的事，那还用讨论吗？可是外甥的动议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家国家国，没有家哪有国？况且，投靠北魏也不违背当年老王的遗训。

当年李嵩去世的时候，曾经留下十二字箴言：“深慎兵战，保境安民，俟时而动。”现在正好用上后四个字——“俟时而动”。什么叫“俟时而动”，说白了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自己没有统一天下的能力，在中原王朝来临的时候那就赶紧加入。

现在正是加入北魏的时刻，可这层窗户纸还真不好捅破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李宝十三岁的儿子李承站了出来，敦促父亲早定大计。要不说英雄出少年，年轻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；又说童言无忌，也只有小孩敢说真话，复国梦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。

从梦想回归现实是残酷的，也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放下了复国包袱的西凉余脉，远离的是不可避免的悲壮，迎来的是新的希望。在伊吾漂泊了二十年以后，西凉余脉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

家，还在敦煌！

回到敦煌之后，李宝即刻派遣自己的弟弟李怀达前往平城，请求归顺北魏，一同前往的还有十三岁的李承，以取得朝廷的信任。

李宝安排好了自己的未来，在鄯善的沮渠无讳却继续着自己的悲壮。战斗还没有结束，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只是打谁的问题。最简单的就是追寻鄯善王比龙的足迹，将战斗进行到底。

当初沮渠安周刚到鄯善的时候，鄯善王比龙在北魏使者的支持下是进行过一番战斗的。鄯善的战斗虽然一般，却也使得沮渠安周率领的先遣队折戟沉沙。战斗是战斗了，但比龙心里想的却是随时准备投降。不过，沮渠无讳大队人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比龙投降的企图。他这才明白，这些人不是来讨伐的，是来接收的。这是数百年来没有遇到的新情况。

敌进我退！

鄯善王比龙采取的措施就是跑，留下儿子善后。比龙率领大部分部众西奔且

末，沮渠无讳这才有了了一席之地。追寻比龙的步伐就是进攻且末。且末距离鄯善大约有五百里，也就是另一块绿洲。且末的自然条件相对比较好，但是要养活沮渠无讳带来的这些人也是一个难题。

说起来确实没多大前途，顶多也就是另一个鄯善王。难道这就是沮渠无讳穿越流沙的目的吗？

当然也可以继续向西攻击焉耆，去库尔勒吃香梨。吞并焉耆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，沮渠无讳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好的胃口。

正在沮渠无讳默默盘算着下一步的去向时，门卫送来一封鸡毛信。拆开信封，沮渠无讳略一浏览，随后放声狂笑。

正是：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

庙算多者胜

什么事让沮渠无讳这么高兴，都有点得意忘形了？是得意，消息太好了以至于不能不忘形。

告诉你，你也会替沮渠无讳高兴。来信的人就是高昌太守阚爽，信的内容很简单，请沮渠无讳北上共商国是。

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不可能的。北取高昌安家自然是十分理想，沮渠无讳也不是没想过。但是一则路途遥远，二则还要翻山越岭，拖家带口的太不安全，搞不好连高昌城都看不到就全军覆没了。

再则阚爽与沮渠无讳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对头，共商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现在白纸黑字就在眼前，沮渠无讳也不得不信。真真假假，如在梦里。

阚爽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，也算是走投无路，否则也不会出此下策。谁也别笑话别人，都有不顺的时候。给阚爽出难题的就是在伊吾的唐和、唐契兄弟。

对李宝回到敦煌反应最激烈的是柔然。李宝等人与柔然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没有柔然的保护，李宝不可能在伊吾坚持下来。柔然对李宝是既保护，又管理。保护很好理解，管理就有些说道。最通常的做法就是派个总督或者监察官。柔然的做法比较特殊，派了个税务官。

伊吾也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往来商旅络绎不绝。过境税、买路费，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现在李宝占领了敦煌，得到消息的吴提可汗自然很高兴，接下来就要派个税务官去收钱。

既然已经决定投奔北魏，就不能与柔然再有任何瓜葛了，一仆岂能事二主？吴提可汗派到敦煌的税务官肯定是要被赶走的。李宝与柔然的关系也就立即陷入了僵局，唐契这个伊吾王也就当不成了。

伊吾是没法再住了，柔然的打击随时都会来临。

事情演变到现在都是意料之中的。既然伊吾守不住了，那就退到关内，与李宝合兵一处。这是最常规的想法，也是最缺乏想象力的想法。

唐和、唐契兄弟做出了一个更富有创造性的决定——兵发高昌。这个决定太有创造力了，几乎可以与沮渠无讳的西域逃亡相提并论，把周围的看客都吓呆了。

有两个理由促使唐氏兄弟作出这样的决定，这两个理由都来源于投奔北魏这个战略决策。投奔北魏的前景如何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。有可能北魏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投降，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。也有可能接受了，但是却不重视，认为其可有可无，无足轻重。

投奔不被接受，那就要重新寻找出路，而高昌是唯一一个可能的选择点；投奔被接受了，要让别人重视你，那就得立下大功。要让北魏知道西凉人不是吃软饭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夺取塞外的战略重镇高昌，这个功劳应该很大。

兵出高昌是这样的让人难以拒绝，使唐氏兄弟浑然忘了可能带来的风险。这一年，两位英雄也都应该是快五六十岁的人了，老而弥坚。

随着唐氏兄弟这一去，吐鲁番盆地掀起了惊涛骇浪。

局势太复杂了，有点看不清。

毫无疑问，首先感到冷气森森的就是高昌城主阚爽。别看唐氏兄弟手上没有多少人，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千人，但是那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。很快位于高昌城东七十里的白力城就遭到了唐氏兄弟的袭击，守军败回，白力城成为唐和的第一个落脚点。

阚爽很想领兵出城与唐和大战一场，但阚爽是智者，不是武者，打打杀杀只是阚爽内心深处的一闪念。宝刀出鞘固然是寒光闪闪，但是不出鞘就能杀人于无形，那才是高明之所在。

面对突变的形势，阚爽还是表现出了自己一贯的冷静。唐和想干什么，阚爽很清楚，唐和那支队伍并不能使阚爽感到恐惧，真正使阚爽感到为难的是身边看热闹的。

最强大的观众就是柔然，柔然一刻也没忘记吞并高昌。一旦自己与唐和打成一团，吴提可汗肯定就会对自己释出所谓的善意，到时候自己这个高昌城主还能不能做还不一定呢。就是做了没准也成了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

最近的观众就是车师。车师国王车伊洛那是北魏的平西将军、前部王，这就是北魏在自己身边安插的钉子、耳目。平西将军，平谁呀？不就是冲自己来的吗？

最奇怪的观众可能就是沮渠无讳了。阚爽总感觉沮渠无讳正站在鄯善，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高昌。神情中有狼盯着小鹿的贪婪，还有丧家之犬的孤独和疑惑。也难怪，塞外明珠，人见人爱。

深思熟虑之后，阚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引沮渠无讳北上，让沮渠无讳与唐和火并。

沮渠无讳会上当吗？

定计高昌

沮渠无讳考虑的不是上当与否的问题，而是出路何在的问题。

毫无疑问，阚爽的求救信打开了沮渠无讳智慧的天窗，也给了他一个重新审视周边形势的机会。吐鲁番盆地即将面临新的变局，但无论怎么变，高昌都不应该落在西凉余脉李宝的手上。

救，是必然的，但是救不救得了？救了之后怎么办？沮渠无讳不知道，于是他请来了自己的国师法进和尚，要就王国的未来征求一下佛祖的意见。

更重要的是凝聚共识。一次渡流沙就损失了一半的人马，现在还要远赴高昌，前路茫茫、天涯知己，没有共识没准会一哄而散。问问佛祖的意思，借着佛祖的口，安一下众人的心，这是最高明的攻心术。

这位法进和尚就是北凉前国师昙无讖的弟子。昙无讖虽然命丧荒郊，成为莫高窟旁的一尊无形佛，但他的学说却传了下来。法进是杰出的代表，而且法进与师父昙无讖有着同样的人生选择——入世，而不是出世。

一提起和尚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名山大川、古寺晨钟，其实不尽然，像法进师徒这样入世的也不少。毕竟和尚是需要施主供养的，和尚也需要国君支持、弘扬佛法。反之，国君更需要宗教的力量来凝聚人心。对沮渠无讳这样弃国远奔的人，就显得更加重要了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和尚都愿意入世，北凉的另一位名僧沮渠安阳侯就做出了与法进完全相反的选择。一看名字就知道，沮渠安阳侯是北凉的皇族，不仅如此，而且还是沮渠蒙逊的弟弟。

安阳侯不是名，而是爵位，真名沮渠京声。按照常理来讲，这位沮渠安阳侯

是北凉皇族，正应该与王国同呼吸、共存亡。沮渠安阳侯却恰恰相反，佛学才是他的人生追求。

沮渠安阳侯早年就曾经到于阗学习佛法，醉心于佛法。昙无讖来到河西之后，沮渠安阳侯更是一心礼佛，远离尘世的喧嚣。等到北凉灭亡之后，沮渠安阳侯就彻底斩断了万根烦恼丝，辗转来到了刘宋，开始了自己的佛学翻译工作。国仇家恨如过眼烟云，沮渠安阳侯体会到的是人生的大智慧。

出世也罢，入世也好，都仅仅是不同的选择而已。法进既然选择了入世，自然就成为北凉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征伐、攻守靠的是将士拼命，安定人心、凝聚共识却非法进和尚莫数。

现在，又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亡国。沮渠无讳就想听听禅师的意见。

“今欲转略高昌，为可克否？”

“必捷，但忧灾饿耳。”

沮渠无讳问了一个问题，法进回答的却有两层意思。攻取高昌为家是没有异议的，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，粮食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

粮食问题，还是粮食问题。留在此地也没有办法解决，那还不如兵发高昌。沮渠安周再次受命作为先行官，驰援高昌，沮渠无讳统率大队人马随后跟进。

再次发动臣民远徙，无讳选择的是走大路，先向西到焉耆，然后再折向东北到高昌。

男女老少。经历过鬼门关的北凉臣民再次默默地踏上了征途。前方的路不再有流沙，不再有干渴。远方就是高昌，那里有粮食，那里是梦中的家园，是佛祖为我们选定的家园。

沮渠无讳选择的这条路安全是安全了，却是一条远路。在无讳带领众人前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追随沮渠安周去看看高昌的情况。

救兵如救火，很快沮渠安周率领人马直奔高昌而去。安周接受的任务是驰援高昌，不得不快。怎么救，却有很大的说道。

沮渠无讳的意思就是这个仗要悠着打。既不能快，也不能慢，最好打成胶着战。快了，阏爽没有外力的威胁，还会欢迎沮渠无讳吗？慢了，唐和收拾了阏爽，与车师联手，下面的戏还怎么唱？这个任务有难度！

可是来到高昌地界之后，安周感到有点诧异，一点战争的气息都没有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安周感到有些愤怒，阏爽甚至没有让安周到高昌城内小聚，直接就把安周一行派到了高昌东面六十里的横城。礼数有点不周，待遇还

是不错，该有的慰问、给养一点不少。安周虽然气愤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毕竟本就是来打仗的。

横城就是前线了，可是在前线却没有战火，唐和、唐契兄弟更是踪迹全无。

火焰山下的乱战

唐和兄弟遇到了麻烦。

在占领白力城之后，柔然追兵也尾随而至。

此时正值公元442年的五六月份，正是草原上牲畜繁殖之季。柔然各部正忙着促生产，吴提可汗的心思根本没有在战争上。在吐鲁番盆地面临巨变的关键时刻，吴提的反应有点迟钝，应对有点随意。仅仅派出了一支偏师尾随唐氏兄弟进入高昌。吴提的目的很单纯，避免高昌落到唐氏兄弟手上，寻机消灭他们。

在唐契攻下白力城之后，领兵的柔然主帅阿诺发起了攻击。

柔然骑兵来得这么快，让唐契有点措手不及。如果阚爽能再积极一点，东西对进，白力城就可能是唐契的滑铁卢。不过阚爽抱定了坐山观虎斗，置身事外，倒给了唐契一线生机。

阿诺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黏在唐和兄弟身上了，甩也甩不掉，赶也赶不走。两兄弟坐下来一商量，分兵吧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攻取高昌，进了城之后，柔然人就没有办法了。

唐和辞别哥哥，直奔高昌而来。前方第一个障碍就是横城。横城虽然叫作城，但实际上也不大。整个高昌地区就巴掌大的地方，除了高昌之外还能有啥大城？阚爽成为太守之后，为了加强防务，在高昌东面六十里建设了横城，当时也就是一个屯兵的场所，或者叫堡垒更合适。

唐和领兵来到城下，就听一声炮响，冲出一队人马，吓了唐和一跳。

军装号坎不一样，明显不是高昌兵。仔细一看明白了，打着北凉的大旗。原来是北凉的人马，领队的正是沮渠安周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二十年的亡国恨在这一时刻涌上心头。唐和一提手上的大槊直奔沮渠安周而去。

这边安周还没啥反应，安周的侄子沮渠树一催战马冲出队列，要与唐和单挑。安周心里这个着急呀，傻孩子，这个仗不是这么打的。眼见着拦不住了，安周怕侄子有闪失，一挥令旗，众人一拥而上。

混战之中，沮渠树被斩于马下。安周见势不利，赶紧撤退，让阚爽也领教一

下唐和的厉害。沮渠安周率领自己的人马夺路而逃。

拿下横城之后，唐和的心情反而变得更加沉重。北凉的人马出现在高昌太出乎意料了，高昌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在唐和的掌控之内了。唐和觉得这次高昌之行有点冒失了。茫然四顾，唐和感到周围充满了未知的敌人，不知高昌城下还有多少伏兵。

撤是不大可能了。陷得太深了，就算侥幸能逃离高昌，也很难安全回到敦煌。能不能全身而退，就看自己能不能尽快拿下高昌城了。况且哥哥唐契还在后面与柔然苦战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

稍事休息，唐和继续西进，很快就拿下了距离高昌仅十里的高宁。高昌城已经隐隐在望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唐和接到了哥哥唐契的求救信。留下与柔然阿诺周旋的唐契，危险了。

史书上说，留下断后的唐契与柔然大战，死于阵中。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了，但是唐契敢于留下就说明他具备与阿诺周旋的能力。注意，是周旋，而不是决战。唐契的任务是拖住阿诺，为唐和攻取高昌争取时间，断然不会主动与阿诺决战。缠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。

别忘了周围还有一股唐契未知的势力——沮渠安周。很可能被唐和杀败的沮渠安周误打误撞，赶到唐契与柔然的战场。就此唐契遭到了柔然与北凉沮渠安周的夹攻，一场混战之中，寡不敌众。主帅一亡，部众也都被杀散了。

接到消息的唐和，不得不再次回攻白力城。

只见残墙断壁、满目凄凉，只听空中的鸦鸣，地上受伤战马的哀号。战场上空无一人，有的只是一具具残尸，这里面就包括他的哥哥唐契。

进退维谷，唐和现在是理解这个词了。

请神容易送神难

继续进攻高昌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。迄今为止，在高昌附近出现的几个势力中，唐和是他们共同的敌人。虽然在战场上没有见到一个敌人，但唐和还是感到孤单和恐惧。也许这些人正在不远处等着自己，自己随时都有被这几股敌人聚而歼之的可能。

跑，也是无路可跑。

进退维谷之际，唐和想到了吐鲁番地区的另一股势力——一直置身事外、没